

中国文化在朝鲜半岛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魏常海 著

新华出版社



神州文化集成

中国文化在 朝鲜半岛

魏常海 著

新华出版社

神州文化集成

京新登字 110 号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中国文化在朝鲜半岛
魏常海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印刷公司监制
北京志诚文字图像处理新技术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顺义李史山胶印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625 印张

插页 2 张 98,000 字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 5011-2370-5/G·890

定价:7.40 元(软精)

2.70 元(平)

序

季羨林

最近几年来,有关方面的人士提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号,立即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甚至海外华人和华裔的同声赞扬和热诚响应,足证这个口号提到了人们的心坎上,是完全正确而且及时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所有正确的口号都必须落实到行动上,才算有效。因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和中国华诚集团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李生泉同志等,爱国不敢后人,也想尽上自己的绵薄,为这宏伟的盛举增砖添瓦,几经酝酿磋商,发起了这项《神州文化集成》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中间也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计划先出一百本,并将配以电视录像。读者与观者,不限于大陆上的同胞,也包括大陆以外的华人和华裔;台湾在内,自不在话下;我们甚至想象,连在历史上同中国文化交流密切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都包括在里面。至于这个范围以外的世界上所有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如果对我们的丛书和影

视也感兴趣,我们当然也衷心欢迎。“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就是我们的期望。

抱着这种想法和期望,我们开始了组稿活动。在较短的期间内,我们约请了一些国内学有专长的老中青年的学者,承担各书撰写的任务。尽管有不少学者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一听到我们发起的宗旨,无不慨然应允。为了保证著作质量,我们规定了严格的审稿制度。谁也没有“特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弘扬我们先民留下来的优秀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们的读者和观众。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最初我们想定名为《神州文化精华》或者《精粹》。但是有的同志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上来看,我们中华文化,不管有多么光辉灿烂,不管对全人类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它同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的文化一样,并不可能完全都是精华。我们的丛书中也介绍了一些非介绍不行的反映中国特殊文化的现象,它也许谈不上什么精华,但也绝非“毒品”,它似乎是中性的,绝对无害,也许还有点益处,它能增强国外读者和观者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把本丛书命名为《集成》。

我们的丛书虽然冠以“神州”,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却绝不限于神州。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些有关文化的问题。如果说我的考虑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我并不围

于神州这一个地区,也不限于当前这一个时代。我收藏着一方清代浙派大家陈曼生刻的图章,其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完全符合我的精神。我于文化问题绝非内行里手,我也不装出这番模样。但是,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想到了一些东西,我不愿意妄自菲薄,也不愿意敝帚自珍,于是就写了一些短文,在不同的座谈会上也做了几次发言。得到的反应多是肯定的。连一些外国学者也不例外。这当然增强了我进一步探讨的信心。

我觉得,我们过去谈论中国文化,往往就事论事,只就中国论中国,只就眼前论中国。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像瞎子摸象一样,摸不到全貌,摸不到真相。经过我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被、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发现了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美。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

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

我浅见所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东方文化；而要想了解东方文化，必须了解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了解必须同时并进，相互对照，相互比较，初时较粗，后来渐细，螺旋上升，终至豁然。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例子。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意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许多学者，比如申

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申小龙还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约而言之,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从“科学主义”的观点上来看,这未免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却绝非通常所谓的“不清不楚”,而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这同我上面讲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是完全一致的。

我的这一点想法,颇得到一些学人的赞同。在北京召开的“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我的看法。会议结束以后,一位日本大学教授专程来到我家,向我表示他很赞成我的意见。我最近到南朝鲜访问,在社会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又谈了我的看法,一位大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教授说:“我们韩国没有东方文化!”我在大吃一惊之余,举了几个我在汉城几所大学中看到的例子,说明那里是有东方文化的。那位教授最后还是承认了我的看法。

但是,不管有多少人赞成我的想法,我毕竟不精于此道。亿而偶中,是可能的;亿而不中,又何尝不可能呢?我这一点粗略的想法,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

用实践来证明。即使在非常长的时间内,也只能逐渐地通过世界文化的发展来验证。这一点我想是大家都同意的。

一个人自己有了一点新的看法,而且又觉得它是可能站得住脚的,总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得到赞成,当然高兴;得到否定,也可以起他山之石的作用。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一有机会,就宣传我的“上帝”。现在就是借写这篇序的机会,再絮叨一遍。

我这一篇所谓总序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绝无意强加于人。强加于人的作法是愚蠢的。百有争鸣,我只是一家。但有一点我是十分坚定的,看中国文化,必须把它放在东方文化这个大框架内,放在世界文化这个更大的框架内,才能看得清楚。如果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能放开眼光,囿于积习,墨守成规,则对我们祖国的优秀文化,无论如何也是认识不清楚的。弘扬中华文化,发扬爱国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的责任。我们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和电视录像的制作者,都会认真负责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我希望,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我希望,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序.....	季羨林
前言	1
第一章 中国文化东传朝鲜半岛概况	5
第一节 箕子朝鲜及汉武帝设郡.....	5
第二节 半岛三国与汉唐文化.....	9
第三节 高丽王朝与宋元文化	15
第四节 朝鲜王朝与明清文化	23
第二章 朝鲜半岛的儒学	31
第一节 三国儒学与名儒崔致远	31
第二节 高丽程朱理学始兴	35
第三节 理学家的崇儒排佛论	38
第四节 朝鲜王朝的官学——朱子学	45
第五节 李滉、李珥对朱子学的发挥与发展.....	52
第六节 朝鲜王朝后期的儒学	60
第七节 实学思潮与北学(中国学)派的兴盛	64
第八节 朱子学“异端”—— 汉学与阳明学的崛起	78
第九节 朝鲜王朝后期的气一元论思潮	81

第三章 朝鲜半岛的佛教	87
第一节 佛教初传海东	87
第二节 新罗名僧元晓、义湘	95
第三节 新罗禅门九山	99
第四节 高丽教宗与义天国师	103
第五节 高丽曹溪宗与智讷	108
第六节 朝鲜王朝时期的佛教	114
第四章 道家思想与道教在朝鲜半岛	119
第一节 《道德经》与五斗米教东传	119
第二节 新罗仙派	122
第三节 高丽科仪道教	128
第四节 朝鲜王朝之昭格殿	132
第五节 朝鲜王朝的丹学派	135
后记	李生泉 141

前 言

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而对东亚来说，则不仅仅是影响而已。可以这样说：在古代东亚文明的进步过程中，中国文化常是居于主导地位，所以向来有“中国文化圈”、“儒教圈”之称。因此，当我们谈到中国文化时，当我们回顾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时，如果忽视了它与东亚各国的联系，就将是一个很大的缺憾，甚至就难以很好地反映出中国文化的全貌。

在东亚文化圈中，朝鲜半岛（又称韩半岛）的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早、最大，而且在中国文化东传日本的过程中起着桥梁作用，其地位极其重要。本书的主旨，即是要阐明中国文化与朝鲜半岛文化的密切联系。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表明，朝鲜半岛在距今四十万年乃至六十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生存，他们和其他许多古老民族的先民一样，也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等漫长的发展和进步过程。

关于朝鲜民族（韩民族）的起源，早在十三世纪高丽时代的一然禅师所著《三国遗事·古朝鲜》中，就记述有檀君开国的神话。《三国遗事》引《魏书》说：“乃往二千载，有檀君王俭，

立都阿斯达，开国号朝鲜。”

据说这位古朝鲜的开国者檀君，是天帝桓因的庶子桓雄的儿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桓因便让他带着三个天符印，率领三千天兵天将，降到太伯山顶的神檀树下，“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余事，在世理化。”当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再三祈请天神桓雄把它们变成人。于是桓雄给了它们一把灵艾和二十头大蒜，对它们说：“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它们遵嘱吃完了灵艾和蒜，开始过起不见天日的生活。但老虎忍耐不住潮湿阴暗的环境，不几天就跑出洞见了阳光，所以未能如愿变人。熊则谨守着桓雄规定的条件，坚持不见阳光，到第二十一天，提前变成了熊女。这熊女与桓雄结合，生下一子，就是檀君王俭，也就是古朝鲜的开国之君。

这个神话传说反映了韩民族祖先的敬天思想和图腾崇拜。熊女之说可能出自北方民族的图腾。北方民族的图腾动物有熊、狼、虎、鹭、鸦等等，其中以熊的崇拜最为普遍。

根据史学家们的考证，韩民族主要源于北方的阿尔泰族，属阿尔泰族向东迁徙的一个支派。在阿尔泰族向东迁徙之前，亚洲内陆已有古亚族人存在，他们被新来的阿尔泰族所迫，不得不进行转移，其中一部分便移到朝鲜半岛南部定居。

这样，韩民族的祖先应当是以阿尔泰族为主干，并同时混有古亚族的成分。许多学者认为，从韩民族的语言、习俗、体质等多方面来看，他们的确与阿尔泰族系统的通古斯族、蒙古族等最为接近。因此毫无疑问，韩民族有着不同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和本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质。

但是同样不可否认，自古以来朝鲜半岛的文化与中国文化就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是双向的，中国文

化固然对朝鲜半岛产生过久远而深刻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受朝鲜半岛文化的影响也颇多。并且,中国文化传入半岛之后,就不再是简单的延续,它必然会和半岛的社会情况及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多少改变原来的面貌,变成韩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而变成中国佛教一样。

本书不是要全面论述韩民族的文化,也不是要全面论述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而是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发展情况。然而,这仍然是一个很宽泛的题目,中国文化之传入半岛,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又各有许多方面,不可能一一加以详论,这里则侧重于精神文化,特别是儒、释、道文化,并且把时间限于近代以前。基于此,全书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按历史顺序概述中国文化在朝鲜半岛的情况,后三章则分述儒、释、道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发展情况。

第一章 中国文化东传朝鲜半岛概况

第一节 箕子朝鲜及汉武帝设郡

依据《三国遗事》中的神话传说，古朝鲜的开国者是檀君王俭。当中国的尧即帝位的第五十年，王俭称王，定都平壤，后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御国一千五百年。后来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檀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寿一千九百八岁。”^①

檀君神话，无其他史料可考，而箕子封于朝鲜的传说，则又见于中国的史书。《史记》说，箕子是殷商末朝纣王的叔父。纣王无道，杀戮忠臣，箕子谏而不听，“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不久，周武王起来“革命”，伐纣成功，“释箕子之囚”^② 又请箕子作洪范九畴，以明彝论攸叙，“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

① 《三国遗事·古朝鲜》。

② 《殷本纪》。

鲜”。^①这是有关古朝鲜的最重要的传说之一。

《汉书·地理志》也记载说：“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他制定了八条法律：“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讳。是以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

箕子的传说在朝鲜一直受到重视。高句丽时，所祭祀的神祇以箕子为主。到高丽时代，仍沿袭高句丽的这种传统，再加上对唐宋文化的崇奉，所以一致承认箕子封于朝鲜的传说为事实，尊箕子为理想的君主。当时著名的“事大文书”（主张与中国亲善）中，也把高丽都城称为“箕子之旧城。”肃宗时代，更称本国的礼义教化，都是箕子始创，并专门建立了箕子祠。平壤城外的箕子陵，据说就是那时建立的。到高丽末期，朱子学传入，逐渐支配了全社会的政教文化，高丽遂以“箕子故国”自矜，对箕子的尊崇更进一步，甚至传称平壤西郊为箕子遗址。李氏朝鲜王朝时期，曾刊行有关箕子诸文献的文集，出版了《箕子志》、《箕子外纪》等书，还有关于箕子的世系族谱。^②

如果箕子封于朝鲜的传说是真实的，那么这应当是公元前十世纪的事情。由此可以推想，在箕子封于朝鲜之前，中国已与古朝鲜建立了联系，否则不可能把他分封到那里。考古学证明，在公元前十世纪，朝鲜半岛的确已与中国有密切联系，例如那个时期已具有共同的所谓“巨石文化。”朝鲜半岛发现的那个时期的墓葬石棚（支石墓），分为北方式和南方式两类。

^① 《宋世家》。

^② 见《今日的韩国》，潘公昭著，一九四六年中国图书仪器公司印行。